

早春の雾

赵智民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廷寿

早 春 的 雾

赵 智 民

新 疆 青 少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)

甘肃新华书店发行 酒泉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26印张 56.2千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ISBN 7-5371-0852-8/I·270 定价：8.50元

卷
(2)

汉江——万里长江的一大支流。从四山环抱的平原上穿过，日日夜夜，匆匆忙忙地向东流去。它，给这块地理上称作“盆地”的地方带来了绚丽，带来了繁荣，带来了渔米之乡的美称。难怪它沿途那些去世的、在世的和尚未出世的大大大小小的各类工厂、企业、商店都要争先恐后地以“汉江”来命名。不过，扬名最响的莫过于座落在江畔的古城——汉江市。

汉江市旧称汉江府，后改汉江市，尔后又改县，县再改市。尽管市县几改几换却始终延用“汉江”，这不知道是刻公章的刻顺了手呢？还是人们叫顺了口？这座地方都市，城不大名却不小，而且历来是兵家相争之地。从汉刘邦到国民党，就连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”的“文攻武卫”的“战士们”也都知道它的战略意义。要不然，决不会把一座古城一分为二各占一半，在宽阔的街道上修筑碉堡。碉堡上还书写着惊人的大字：“顽匪胆敢进一步，就叫你老婆当寡妇！”寡妇倒也没出多少，“战士们”模仿“赤壁之战”，把一座好端端的城烧得焦头烂额。也好，“不破不立”，如今居民们的一间间瓦顶砖房、政府部门和国家单位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从废墟上陆续出现了。其中修建在商业大街上的汉江市支行东街分理处，就是一例。

东街分理处——横立着如火柴盒一样的三层大楼，上面两层是家属宿舍。下面靠东的一间一隔两半，一头是牛谢剑的宿舍，一头是毕涛的寝室；靠西的一间也是一隔两半，一半是库房，一半是夜里轮流值班的住处；中间五间全是对外办公的营业室。处里七个会计员，每天都有近百万元的业务往来在他们的笔尖下走过。出纳员的收、付量也很大，八个人每天都要经手五六十万元的现金。

牛谢剑是支行的团支部书记，一个月前才调来分理处被指定为“临时负责”。毕涛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他们两人都是出纳员，兼管库——负责每天早晨上班前把装着现金的箱子搬出来，下班后又把箱子一个个搬进库里。这两个青年，工作上搭当，平时好得又象是一对亲兄弟。今天晚上他们约好要一块去看篮球赛，所以下库的速度也不自觉地加快了；此时他们锁好库房门，牛谢剑钻到宿舍里洗手去了，毕涛拿着纯白的搪瓷碗，站在办公室的后门等候他一起去吃饭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营业室的电话响了。

毕涛大步流星地过去拿起了听筒。

“喂，哪里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找他有啥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稍等一下，他就来。”毕涛把听筒放在电话机旁。

牛谢剑出来了。

“快来接你的电话。”毕涛带着奥秘地笑。

“我的电话？”这大概是他不善社交，私人电话一向极少的缘故吧！他有些吃惊地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人家不告诉我嘛！”

牛谢剑迟疑地走拢后，从毕涛的眼里看出他本来是知道的，就纳闷地追问：

“是谁？”

“是一位漂亮的女郎。”

牛谢剑半信半疑地拿起了听筒，毕涛并没有离开，他站在旁边专心地听这“号外”消息。

“喂……”

“嗨，你让我等这么久呀！”

“你是哪里？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

“喂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今天晚上，你们不是不学习吗？”

“是不学习。”

“那，有人请你看电影，你肯赏脸吗？”

“有人……？”牛谢剑还正在云里雾里的发楞，只听见对方清晰地说：

“六点半，在红光电影院门口。”

不等牛谢剑回答，对方突然放下电话，“嚓”地一声震动了他的耳鼓膜。也许就是这一震动吧？他终于知道这电话是谁打的了，“有人？”无疑这一定是“她”。他慢腾腾地放下了听筒。

“是水桂花吧？”毕涛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是她。”牛谢剑笑着直言不讳地答。

水桂花是汉江糖厂商店的出纳员，她每天都来分理处交营业款，是这里的常客。在牛谢剑未调来前，她常在毕涛的专柜上交款，所以毕涛对她的声音比牛谢剑还熟。

“你可真是撞上桃花运了！”毕涛含笑拍着他的肩膀说。

牛谢剑内笑着啥也没说。他们肩并肩向厨房走去。

“这是第一次约会吧？”

“是第一次。”

“我预祝你们会谈顺利！”

“这才是初次，谁知道……”

“怎么？任何事在你这稳扎稳打人的手里都没有办烂过，眼下信心不足了？”

“我对这初恋，既感到神秘又感到陌生。”

“放心放心。这不明摆着吗？是人家姑娘在追你。”

牛谢剑以笑作答。

他们低声慢步地进了厨房。牛谢剑停住脚有点抱歉地耳语道：

“晚上的篮球赛只好告吹了！”

“一星期三个解放日，但愿你们都在一块度过。”毕涛由衷地祝福。

牛谢剑的处子之心，为第一次爱情的约会而惶惶地跳动。他不时地看看手表，囫囵吞枣地刨完了四两米饭便向约定点走去。

这个二十二岁的初涉情场者，有一副高高的、端端庄

庄、颇有几分秀气的身材，走路带着习惯性的文雅。虽然离校四年了，可他依然还留着浅浅的学生头；脸，瘦小而微黑；两只灼灼的大眼睛，充满了执着的追求和进取的活力。仅从这个外表就给人一个印象：牛谢剑是位家居农村，而有教养的学生出身者。

此时，他身穿一套蓝颜色的很整洁的青年服，在人流中向前走着。

从分理处到红光电影院，只需横穿一条大街，再拐进一个小巷就到了。性急的人只需三五分钟。

牛谢剑提前了十分钟步入小巷。他远远地看见，水桂花如同迎宾道上一盆活泼泼的玫瑰花，婀娜多姿地站在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。面前有一个男青年正在和她亲热的说着话，她一边应酬着，一边眼睛象探照灯似地正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搜索。看样子她已经等了好一会了。

牛谢剑的脸“刷”地一下红了，而且急剧地在向耳根、脖颈延伸。加速跳动的心，既象发动机又象兴奋剂在体内荡漾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随着全身血液的沸腾而带来的。他不由自主地一扫书生的暮气，大步走上前去。

水桂花用一个甜得感人肺腑的笑和他打招呼。

说话的青年回过头嫉妒地看了牛谢剑一眼，扫兴地走了。

牛谢剑站在水桂花面前，目光刚一对流，他就低下了头。好象水桂花的眼睛是大号的灯泡，光线过于强烈他经受不了地避开了。

“你比我来的还早。”牛谢剑小声地说。

“嗨，这就不够味了！”水桂花恭然自如地纠正道：

“你应该这样说：‘你比我还钟爱’。”说毕，她昂起头暴发出一阵痉挛般的“嘻嘻”大笑。

她的笑声，逗得那些陆续入场的人们停住了脚步，向她瞥了一眼又一眼。她更感到满足，因为她觉得这是额外的快乐。

“桂花，”一个脸上有粉刺疙瘩的男青年，在经过她跟前时献媚地招呼道：“您也来了！”

“来了。”水桂花回过话后，带着调皮的笑反问牛谢剑：

“你说，应该这么说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牛谢剑勇敢地抬起了头，却又胆怯地说：

“我陶醉了……”

“嘻”地一声，水桂花打了个笑枪。

牛谢剑也笑了——不出声地笑，笑容浮在脸上，笑声响在心里。啊，多么开心：欢乐的青春，幸福的爱情！他从未体验过的，这人生的青春期——既强烈又新奇的初恋！

人，不论是童男还是少女，一旦生理的荧光屏上出现了“成熟”二字时，他们大都要偷偷地在心里塑造自己向往的偶像。牛谢剑也不例外，未来爱人的音容娇貌，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已形成。现在和眼前的水桂花一对比，那位内脏里的偶像便觉得俗不可提，简直变成了丑小鸭，逊色地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。

水桂花虽没有古黛玉的杨柳细腰，但却远比黛玉丰满，具有不可挑剔的现代美——胖乎乎的粉红脸庞，活象三月的竹笋一样娇艳；黑白分明的眼珠，总是那么明晃晃地左顾右盼，放射着挑逗人心的情爱之光；小巧的鼻子高高翘

起，显得高雅诱人；两片红红的薄唇，犹如初放的水仙花瓣，更显出旺盛的青春活力。

她的个子，虽然属于通常女姓的中等偏低之类。但确切地说，那是服装店为推销库存的衣服而精心设计的模型。这模型不论什么衣料、什么颜色、什么式样，只要一旦穿在她的身上就总是那么贴身合体，迎人眼目。

看吧，多少人在看她！

站在众目睽睽下的水桂花，头搭一条鹅黄透明的纱巾，上身的里面穿件朱红高领毛衣，外套一件天蓝粗线条绒衣服。她没有穿棉袄，胸脯上的两个乳房犹如六月天池塘中的大荷包，显示了她的成熟，她的健美。

水桂花的头发更是格外的引人注目。

她那一头浓密的秀发，远比别的姑娘们都长。这饱含着青春之光的茶黑色的长发，有一条泓形雪白的头路一分两半，辫着两根粗大的辫子。辫梢用黑绸子扎着两只栩栩如生的小蝴蝶；留着的那半尺长的发梢，象特制的大号毛笔的毫——由饱到尖吊在大腿上。

这就是站在电影院的台阶上，和牛谢剑面面相照的水桂花。看得出来，她年芳二十。

牛谢剑的眼睛多么想无休无止地，看着这位浑身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情人。但是，眼不从心。他刚一抬头，就又被水桂花那火燎燎的目光压了下来。而且这也更加速了他的心跳，他的心跳除了兴奋外，也有自卑的成份。因为，他好象不敢完全相信水桂花将会成为他未来的妻子……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牛谢剑站在低她一级的台阶上，觉得很不自在，纷纷进场的人无不向他们投来各种眼神。

“走，我们也进去吧！”牛谢剑提议道。

“嗨，我看你是个怕人见的羞羞子！嘻嘻嘻……”水桂花很随便地拉起牛谢剑的手，带着一串串笑声涌进人群。

入座后，水桂花斜着身子，一半的肩膀靠在牛谢剑的胸前，仿佛她的座位上还要坐一个人似的。

牛谢剑知道她没有穿棉袄，今天早晨还飘过一阵小雪，这入夜的气温迫使人们穿着棉袄还要操起手。他疼爱地问：

“你冷吗？”

“冷？你不就是一盆火吗！”水桂花说到这里，把靠在他胸前的肩膀撞了撞说：“嗨，你认为这是冷的表现？你真憨！”

牛谢剑张口结舌，语言的贫乏使他大有江郎才尽之感。他对这崭新的项目——情生活还陌生得很，尤其在能说会道的水桂花面前完全变成了低能儿！

水桂花撞动身子的时候，一条辫子从她的肩上滑了下来。她自己捏住在手里缠绕了一会儿后，便轻轻地，然而却是极准确地甩在了牛谢剑的手上。

牛谢剑只觉得痒酥酥的，他多么想拿住呀！不，用手紧紧地捧着。但是，他不知道这属不属于越轨？

十分机灵的水桂花，猜出了牛谢剑的心里活动。她拿着扎蝴蝶结的地方，象唱歌打拍子一样上下抖动着，这样发梢来来回回都在牛谢剑的手上摆动。他本想把手取掉，可是胳膊是被水桂花斜靠着的身子压住的，抽不出来；另外他知道这分明是水桂花在逗自己，要是取掉她会从心里瞧不起。

牛谢剑终于忍不住，他一下抓在手里……

水桂花暗笑后自己丢了手，佯装不知。

啊，多么光滑，多么柔软！牛谢剑爱抚地摸着，摸着——今生今世初次抚摸女性的发梢，他心里甜丝丝的。

场内的吊灯是何时熄的？电影是何时开演的？什么片名？什么故事情节？他们全然不知道。直到灯光重新放亮，场内的人们乱哄哄地走动，他们才知道电影已经结束了。

当他们踏上台阶时，夜空堕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斗。大的、小的、远的、近的都在闪烁着似月非月的亮光。半轮下弦月也有气无力地斜挂在天幕上，在月牙儿运行轨道的前面，聚集着一团浓黑的云。

初冬的夜晚，是市城一年中最寂静的时候。街道上行人少，车辆稀，白天的那些嘈杂声都被寒冷冻结了。唯有夜风在款款地吹着，肆意地戏弄那些本来就没有生命力的树叶、纸片和果皮。

“我送你回家好吗？”出了小巷，牛谢剑低声问水桂花。

“嗨，咋又憨起来了？”走路带点轻度摇摆的水桂花，向他投递了一束情光后说：“这不是多余的话吗？”

“我多么配不上她呀……”牛谢剑心里这么想着，默默地和水桂花在沉睡的巷道里，胳膊挨胳膊地迈着小方步。

这当儿，又间隔着有几个男青年和水桂花打了招呼，同时也都给了牛谢剑不同寻常的斜视。

“你的熟人真不少。”牛谢剑干巴巴地说。

“嗯。”水桂花点头道：“我的朋友遍汉江。”牛谢剑回味着：这么说，她是个重社交的人……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水桂花用胳膊肘撞撞他。

“你让我说啥呀？”

“嗨，说啥？这还让我教你？就说你想说的话嘛！”

“嗯——，我想知道，你为啥要向我约会？”

“嗨，你不憨你不憨！”水桂花象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边惊叫、边连连拍打牛谢剑的胳膊。一阵浪漫的笑声过后，她闪着灵动的眼珠反问：“你为啥要赴我的约会？”

牛谢剑又瞠目结舌了。

他竟倒不出一句可表达心意的得体话来，只有一点他是清楚的：自己远不是水桂花的手，他打心眼里佩服她的情知识。

“说，说呀！”水桂花又用胳膊肘碰他。每当出现沉默，她都主动挑起话来。

她见牛谢剑只笑不语，就提示道：

“憨人，未必你不爱我？”

“我……我爱……我爱你。”

“嗨，我怎么找了个结巴子男人？嘻嘻嘻。”水桂花很随便，很自如地象和久别重逢的熟人、朋友在说，在笑。

突然，一颗流星刺破夜空，拖着长长的雪亮的尾巴，箭一般向天边滑去。

沉湎在喜悦中的牛谢剑抬起手，指给她：

“看，流星。”

“它看见我们嫌羞，和你一样是颗羞羞星。”

“这也是自然现象，初次总有点……”

“我怎么不？”

“你们城里人开化。”

“嗨，我要早知道，才不和土八路约会哩！”

“你瞧不起乡里人？”

“憨子，我的憨子！”水桂花的小拳头在牛谢剑的背上捶着：“就不兴开个玩笑？”

“不过，我还真纳闷，不知你看上我的啥了？”

“冷血动物。说话总是一本正经没油没盐的，啥子看上去不上？”水桂花站在他的前面，用指头在他的额头上点了两下说：“我爱，爱你这副憨劲。嘻嘻嘻……”

牛谢剑的心也在笑——满足的笑！

他们的小方步，不知不觉地踱完了小巷走上了大街。

“你就送到这里吧！”水桂花停住了脚。

“那……明天见！”牛谢剑眷恋地要转身。

“嗨？”水桂花上前一步拉住他说：“你就这么走掉吗？”

“……？”

“你就不让我晚上甜甜地做个梦？”水桂花做了个怪相看着他。她见牛谢剑不醒悟，就又用指头点了两下他发烫的额头。嘴里连连道：“你憨，你憨！嘻嘻嘻……”她笑罢便猛地拦腰抱住了他——以超过男人的气质。与此同时，水桂花踮起脚尖先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，尔后，嘴唇象啄木鸟似的连续性的亲着，亲着：“我以我整个儿的爱爱着你。”

牛谢剑一开始就被她突如其来的言行镇住了。他楞怔怔地站着，不，是陶醉着。

“你……你又在憨你又在憨！”水桂花的嘴唇歛动着，眼睛里放射着异常的火花，笼罩着狂飙的胸脯起伏不已。

钟爱的冲击波，海浪般地撞击着牛谢剑情窦初开的心灵，他周身的情爱都勃发了。他一手把水桂花的头按在胸前，一手把她轻盈丰满的体态按在怀里。颤抖的嘴开始去吻她那馨香的秀发，白嫩的脖子和那粉红的嘴唇。

“这样吻，这样吻……”水桂花说着慌乱地搬住他的头。熟悉而又老练地作完示范后说：“喏，你简直是个样样都需要教的学生！”

热吻，结束了他们第一次约会。

这是多么地好啊——青春的幸事——天赐的良缘！牛谢剑快活地向分理处走去……

月牙儿慢慢地接近了那团浓黑的云……

二

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

营业室的摆钟有节奏地敲着，它告诉躺在床上处于极乐世界中的牛谢剑，时值午夜了。可是，睡神却象有意在和他作对——毫不理会。他那活跃的脑神经还在旺盛地工作，回忆着今天以前和水桂花的一幕幕接触，牛谢剑认识水桂花，仅仅才月余天气。

那是在他调到分理处来，第一天上班时为一件不寻常的事，才和水桂花开了言路的。

这天下午，正是在业务的高峰中，牛谢剑和处里的同志们都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忙于收款、记帐。突然，听见营业室外传来女人惊慌地尖叫声：

“哎呀……我的车子哪……？我的车子哪？”

人们一听乱了手脚，慌了心。因为小偷经常在银行门口作案，盗车的事已有过发生。柜台外面排队办业务的顾客散了，营业室的好几个职工“叮叮当当”地锁了抽屉，也纷纷地跑了出去。

“什么事？”牛谢剑紧张地问坐在他面前、正在点钞的毕涛。

“你去看看，”毕涛转过头见他面前没有顾客，就说：“可能又是丢了车子。”

“她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汉江糖厂商店里的出纳。”毕涛说完又回过头去了。

牛谢剑麻利地收拾好桌面，锁了箱子急忙奔出了门。

“小水，”牛谢剑拨开人，他听见有人叫她水桂花，就这样称呼后问：“你的车子放在哪的？”

“就停在这门口。”水桂花焦急地用手指着说：“我在里面交款，这还没半个小时，出来就没有了。”

“别急，再找找。”牛谢剑指着还停有十多辆的车子问：“这些你都看过了？”

“看过了。”水桂花失望地说：“我已经找了好几遍了，都没有。”

“是啥车子？”牛谢剑也着急的问，围着的人一个个都睁着紧张的眼睛，但是又都没有主意。

“飞鸽。是厂里前不久才发给我的公车。”

“你上锁了吗？”

“锁好的。还是个‘将军不下马’的锁子，这不钥匙还在。”水桂花把明灿灿的，拴着一团红毛线的钥匙拿给他

看。

“你放车时，发现有人注意你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样，你骑上我的车子先到街上，巷子里去转着看看，然后再到派出所报个案。”牛谢剑又对围观的顾客说：

“交了款的同志们回去也帮着查查，看有没有骑错车子的？没交款的人回来，我们继续收款。”

他作了这样的安排后，跑进宿舍推出车子。对水桂花说：

“小水，你看只有这样了。你快去吧！”

水桂花感动地点点头，接过车子一溜烟就不见了。

水桂花骑走的车子，是市支行的公车。那是牛谢剑前一天来分理处时推了行李的，不巧第二天支行就打电话，让牛谢剑把车子还回去，他不便细说就答应过天送回。但是，自从水桂花骑走车子后，接连两天她既没有还车子也没有来交款。

牛谢剑只知道她的名字和单位，尚不知道她家住在哪？他也无法判断：这两天水桂花是在家里？还是在厂里？这天下班后，他决定先到厂里去找她。

“峥嵘赤云西，日脚下平地”。这是个深秋的黄昏。无形的秋风在耳边呼啸，吹的枯枝败草在“沙沙沙”地作响。

汉江糖厂地处市城的北郊。

沿公路穿过两个村庄，牛谢剑的腿上刚刚走出劲来，糖厂就横在眼前了。

牛谢剑走过了环厂河的桥，一只乌鸦在厂门口的老槐树上“哇——”地一声长嘶，全黑的翅膀启动着摇晃了几下，飞走了。它那凄凉的叫声，给牛谢剑的心上增添了几分惆

胀。

门卫老头子，手里抱着茶釉很厚的缸子，头偏在一边“吭吭”地咳着，缸子里的水洒了他两手。

牛谢剑等他吐了一口痰，又补吐了一口痰用脚踩掉后问道：

“请问同志，厂里商店的水桂花在不在？”

老头子抬起头，以昏花的目光神秘地从头到脚打量着他。那认真劲，活象十月革命后在冬宫执勤的卫兵，生怕把特务放进了厂。

大概是目视没问题吧，老头子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找她的人真多！”接着慢腾腾地用手指着说：

“你顺这条路往前走，商店在福利区挂有牌子，你自己去看看。”

“谢谢。”牛谢剑转了身大步向前走去。

老头子两手按在桌子上，头伸出窗户还在继续神秘地打量他的背影。

厂区里乱嚷嚷的，“嘻嘻哈哈”的女工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地来往于商店。牛谢剑走进商店一看没有她，经过探问才知道她就住在商店的隔壁。

他来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两下，便听见里面有个清脆的女音问：

“谁呀？”

牛谢剑显然听出来正是水桂花，就说：

“是我——分理处的。小水同志请开门。”

“好——”水桂花拉了个很长的后音。接着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